



刘长林 著

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

科学出版社



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

刘长林 著

科学出版社

1982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内经》为主体，对整个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

作者除简括地介绍了《内经》的成书时代和沿革外，着重论述了《内经》中的气、阴阳、五行、形神等范畴，同时就中医学的藏象、辨证、病因、诊断、治疗等基本原理的特殊认识方法和逻辑方法作了阐述，有利于说明和掌握中医学的实质。作者以这些分析为依据，提出用现代系统论整理和提高中医基础理论的建议。

凡对中医学、自然科学史和哲学有兴趣的读者，均可阅读。作为医学院校师生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辅助教材和参考书，更为适宜。

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

刘长林 著

责任编辑 谢诚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37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1982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1 $\frac{1}{2}$

印数：0001—7.250 字数：304,000

统一书号：14031·40

本社书号：2793·14

定价：2.20 元

序 一

中医学是否有理论，或者说中医学的理论是否科学，当前社会上是否存在这样一种疑问的。中医工作之所以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从根本来说，是和这种疑问分不开的。我们很难设想，经得起几千年来实践检验的中医学，对几亿人口现在继续发挥着保健作用的中医学是建筑在“不科学”的基础上的。从科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一些纯经验的自然科学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在近代相继被实验科学淘汰了。中医学却由无数感性材料上升而形成了一套医学理论，并经过亿万人的医疗实践检验，证明的确是一门科学，所以才能延续数千年而不衰歇。

中医学不仅有理论，而且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如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病机学说、诊法学说、辨证学说、治则学说、本草学说、方剂学说、针灸学说等，无一不自成体系。这些理论不仅有丰富的内容，还有它合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指导思想。这不仅从历史上说是难能可贵的，即从当代科学的发展来看，仍有加以发掘研究的价值。

在纪念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国内外学者对爱氏的相对论问世七十三年此事备加推崇，认为一个理论能维持这样长的时间而不动摇是罕见的，说明它在科学上具有极大的价值。那么，产生于数千年前的中医学理论，在今日不仅指导着我国广大中医的临床实践，而且还获得一些国家不同程度的肯定与应用，这当然也是科学史上的奇迹，是值得我们民族引以自豪的。

关于中医学理论的特点，《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这本书作了不少可贵的探索，在这里无需我来重复。我只想强调两点：其一是，中医学虽然以人体为对象，但是它把人体看作是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它不孤立地研究人体，而是把人体放在自然

界的整体运动和广阔的动态平衡之中来进行研究。因此，中医学并不单纯是关于人体的学问，它综合运用了与人体有关的各门自然科学的知识。实际上，在中医学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药物等每一部分理论中，处处都渗透着古代人们对天文、历算、地理、气象、生物、物理、心理以及哲学的理解。从《内经》即可看出，天文、历算、气象、哲学等学科，是当时每一个医生所必须学习和掌握的专业知识，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中医学的这种鲜明的整体性，使它同时带有很强的跨界学科的特点。现代的科学比古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专业分工非常精细，要使一个人同时成为多种学科的专家，很难做到。所以，对中医学的整理和提高工作，不能只靠医学专业人员搞，应当广泛吸收天文、气象、数学、生物等多种有关学科的专业人员共同努力。也就是说，要使中医学现代化，光有现代西医学知识是不够的，必须综合利用多种有关学科的最新成果。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主张在中医研究机关，尤其是有关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单位，要邀请一定数量、一定种类的医学以外的科学专业人员参加工作，招收一些其它有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做中医现代化问题研究生。在中医学院本科各系的教学计划中，适当增设和加强高等数学、现代科学方法论、自动控制原理等课程作为必修或选修课，并开办多种有关学科的专题讲座，以扩大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领域。

哲学是关于世界最一般的运动规律的科学。中医学在古代创建的时候，曾直接地大量地利用了当时的哲学成果。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阴阳、五行、形神、精气、道等本来是古代哲学范畴，后来应用到医学里，又成为中医学的重要概念。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具有密切关系，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这是我想要强调的第二点。因此我认为，对中医学的研究，很需要有哲学工作者的支援。不深透地弄懂中医学理论中的哲学问题，就难于把握中医学本身。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只有在现代哲学科学和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帮助之下，才有可能弄清中医与西医的根本区别所在，中医学与其它有关学科的关系，以及

中医学在认识人体和整个自然界时所采用的特殊方法的本质，也才有可能在多种有关学科的配合之下，逐渐摸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使中医学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很重要、很有意义然而又十分艰巨的工作。《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就是作者本着这一精神所作的一种尝试。

《内经》这部以医学为主体的科学论文汇集，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其中熔铸了我们祖先的惊人智慧，至今仍然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内经》在我国科学史上的地位，就象《红楼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样，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对《内经》的研究，早已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内经学”。现在随着中医药影响的扩大，《内经》的研究工作已引起国内外多方面学者的兴趣。但是据我所知，比较系统地从哲学和方法论角度研究《内经》的专书，这一本还是首见。

刘长林同志是搞哲学的，1977年他听说我在讲《内经》，要求来听课，我认为这是一位难得的益友，便欢迎他来听讲。寒暑无间，风雨不辍。未久，见到长林同志论《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形神统一几篇文章先后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哲学研究》《文史哲》杂志，知道他对《内经》的钻研确是下了功夫。现在《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这一洋洋专著又出版了，不能不令人有“观止”之叹。在我的师友中研究《内经》而有成就的，除廖季平先生外，刘长林同志可是我三十年来所见到的第一人。他挟其修养有素的哲学武器，从多方面探索《内经》的认识论，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实为我的学力所未及。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如果一个自然科学的理论，没有认识论作为依据，是站不住脚的。”读了长林同志《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后，使我在认识论方面颇受启发。我认为探索中医学的方法论的同志，和那些不承认中医学有科学理论的人们，都很值得一读。

任应秋时年六十有七

1980年11月北京

序 二

长林要我给他的《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写篇序，说得很早，我当时贸然答应下来，如今，事到临头，却写不出，真不知如何是好。看来，只能随手写点感想性的东西了。

自己从小就极爱读鲁迅的书，对鲁迅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对他关于中医的一些议论，却总有些半信半疑。到二十岁的时候，终于不相信“鲁迅论中医”了。记得当时想考医学院，动机之一，便是想在西医基础上来研究中医，当年还和一些同学说过这种看法。解放以后，我终于没有学医，虽至今引为遗憾，也无可如何，谁叫自己被当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热情卷走了呢？“再回头已百年身”，只好羡慕人家了。但尽管如此，我对中医问题仍然注意而有兴趣，长林几年前要研究中医，我自然举双手赞成。记得1977年春天还和他一起去中医学院听过十几堂课，听讲《伤寒论》之类的东西。所以，虽不懂，心向往之，固久矣。

建国以来，提倡西医学中医，提倡用现代医学研究中医，很热闹，但情况如何，我不很了解。总的成果似乎与理想相距尚远。道理在哪里呢？当然这不是我所能妄说的。但有时也想，其中是否有一个对中医整体理论缺少足够认识的问题呢？中医理论产生在中国很古很古的年代，包裹着种种今天看来颇为牵强附会、稀奇古怪的观点、思想和说法，例如什么“天人感应”、“五运六气”之类，因之，极容易被现代人们斥为迷信，视同胡说，特别是在现代如此发达的实验科学，在显微镜、透视机的比较对照之下。然而，奇怪的是，数千年的实践经验，也包括今天极为广泛的实践经验，却又仍然不断证明着中医讲的理论。就比如说经络理论吧，不仅有其存在的根据，而且还颇为灵验，尽管至今经络的物质实体始终没有发现。而经络理论与中医的五行学说、藏象理论又是不可

分地联在一起，构成完整体系的。只此一例，似即可说明，如何准确地判断、分析、估量作为整体的中医理论的重要性了。我以为，中医决不只是几张有效的常用药方，几点破碎的临床经验，几个简单的辨证观念……因此，长林从系统论、控制论一般原则的整体角度来讲中医，便有可能抓住要害。至于抓住了什么和如何抓住的，请看此书，无容我说。

记得在1977年春天听课回家的路上，我发感想说，西医的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中医相反，有点从抽象到具体的味道。西医看病，问了某些病情病况后，经常把它归入某类某病，一般即用治此病的普遍法则治疗，注射青霉素，敷石膏，服雷米封等等。中医则从它那套抽象的阴阳五行的原理出发，结果却非常具体地落实到此时此地此人此病来“辨证论治”，所以春秋朝暮，方颇不同；男女长幼，治病异样……中西医治病均有常规，中医的常规则似乎充满着更多的灵活性、变异性和多样性。中西医的这些不同是否蕴含着某种道理呢？我常以为，现代医学大概需要再发展几十年之后，才可能真正科学地严密地解释和回答中医凭千百年经验所归纳和构造的这一整套体系。因为目前西医的科学水平还处在局部经验概括的理论阶段，对作为整体性的人的生物-生理机制还极不了解，也就暂时还不可能真正解答中医所提供的种种实践经验及其理论体系，尽管这个体系携带着那样明显的落后时代的深重痕记，那样直观、荒唐、牵强、可笑……

既然从科学上来全面彻底地解析中医体系目前尚非可能，于是从哲学上来予以研究估量，现在就显得更重要了。哲学可以比科学先走一步。这种先行的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指出今后研究、对待和发展的方向。长林的书于此作了可贵的努力，指出中医五行藏象学说的朴素的系统论性质。他的好些分析是细致的，深入的，实事求是的。它尽可能地给以后从这个方向这个角度去进行具体的科学探索提供理论观念的依据。而哲学的重要正在于提供一种新的观念、新的角度、新的眼界。

讲到哲学，又不免想发点议论。多年以来，中国哲学史的研

究，总喜欢固守于某家某人，特别是几个熟人，无非是孔孟老庄等等。并且，讲来讲去，总是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社会论……如是云云，实在乏味。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哲学史弄成了羊肉串，却很少去研究中国哲学所体现出来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思维方法等等。其实，象《内经》这部书所表现的中国哲学的特征就极为鲜明：阴阳互补、五行反馈、动态平衡、中庸和谐、整体把握……这样一些思维方法、观念、习惯乃至爱好，不是至今在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仍然起作用么？如何研究、分析它们的历史成因、现实意义和优点缺点，不正是中国哲学史本应承担的任务么？我们这个民族及其文化遗产、精神气质确乎源远流长，有它许多极为严重的弊病，也有它颇为优良的传统。中医和中国哲学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得很突出。如何总结它们，分析它们，以提高我们适应现时代的自觉性，难道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吗？长林的书在这方面，我以为也是具有启发性的。

这篇序文快写完了，其实还有话想说。例如中国的阴阳有对实体、功能和属性相当具体的规定，大不同于西方和我们现在讲的“矛盾”，其性质和价值何在？这既是中国医学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同时具有一般理论的意义。象这类问题还有许多，是很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李泽厚

1980年10月23日于北京和平里九区一号

目 录

序一	任应秋 (v)
序二	李泽厚 (viii)
引言	(1)
第一章《内经》形成的年代	(8)
(一)《内经》何时成书	(8)
(二)《素问》的书名和创作年代	(15)
(三)《灵枢》的真伪和变迁	(25)
第二章 气	(32)
(一)气是宇宙的本原	(32)
(二)气有运动的本领	(35)
(三)形气转化的理论	(38)
(四)关于天体演化和宇宙构成	(42)
第三章 阴阳与对立统一规律	(46)
(一)什么是阴阳	(46)
(二)阴阳是宇宙的总规律	(51)
(三)阴阳的辩证关系	(56)
(四)阴阳的特殊内容	(62)
(五)关于人体阴阳平衡	(65)
附:《内经》成书前阴阳学说的源流	(70)
第四章 五行与系统论	(80)
(一)系统论的一般原则	(80)
(二)五行学说中的整体观	(83)
(三)五行结构的动态平衡	(86)
(四)《内经》的世界五行图式	(91)
(五)五行学说是朴素的普通系统论	(95)
第五章 形、神	(104)
(一)形与神——物质与运动的关系	(104)

(二)形与神——机体与功能的关系	(107)
(三)形与神——肉体与精神的关系	(111)
(四)精神对肉体的作用	(117)
第六章 天、人	(122)
(一)天是自然	(122)
(二)人的生成和人性	(124)
(三)“人与天地相参”	(129)
(四)“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	(133)
第七章 从方法论看藏象	(140)
(一)解剖方法及其成就	(140)
(二)“以表知里”与藏象学说的形成	(144)
(三)从认识方法看藏象学说的实质和特点	(159)
(四)从方法论看中西医结合	(175)
第八章 病因的探索	(181)
(一)发病的内外因	(181)
(二)审证求因	(188)
附：论外因的重要作用	(195)
第九章 从方法论看辨证	(205)
(一)认识疾病的两条途径	(205)
(二)辨证方法形成过程中应用了那些哲学范畴	(211)
(三)辨证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过程	(224)
第十章 诊断与认识论	(231)
(一)“病为本，工为标”	(231)
(二)四诊合参	(235)
(三)“观其冥冥”	(242)
第十一章 治则与辨证法	(248)
(一)辨标本，分缓急	(248)
(二)正治反治，运用矛盾	(254)
(三)方剂系统的结构	(258)
(四)“异法方宜”	(264)
第十二章 关于针灸	(268)
(一)气血、经络是针灸疗法的客观依据	(269)

(二)针灸的原理和方法	(279)
(三)从控制论看针灸	(292)
第十三章 关于五运六气	(297)
(一)气候变化是有秩序的循环	(298)
(二)五运系统	(302)
(三)六气系统	(305)
(四)五运系统与六气系统的综合	(311)
(五)运气学说认识方法的特点	(317)
第十四章 逻辑和模拟	(326)
(一)对比较法的应用	(326)
(二)对类比法的应用	(333)
(三)对三段论法的应用	(338)
(四)《内经》中的分析和综合	(341)
(五)《内经》的朴素模拟方法	(345)
结语:《内经》学术思想的特色	(350)
跋	(360)

引 言

谁不知,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四大发明是古代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标志。四大发明对于全人类科学技术和一切进步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世所公认的。但是值得我们祖先自豪的,不仅这四大发明。在这四大发明之外,而与其同放异彩的,还有中医学的藏象经络学说。

几千年来,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繁衍做出了重大贡献,历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和喜爱。近若干年里,我国中医与西医相互合作,在治疗骨折、急腹症和针刺麻醉等不少方面,取得了卓著成果。还有那动人心魄的气功和气功疗法,表明人体具有极大的潜能,一旦充分开发出来,将会产生难于估量的效果。气功为我们提出了重大的研究课题,这一课题不仅对医学、生物学,而且对多种科学技术具有重要的深远意义。所有这一切,都与中医的藏象经络学说分不开。无数事实证明,藏象经络理论是对复杂的人体运动规律的一种真实的巨大发现。它目前尚不象四大发明那样被普遍理解和承认,这是因为四大发明的伟大意义已经成为历史,而藏象经络理论的宝贵价值却还未得到完全发挥,还没有充分展现。

藏象经络理论的基本形成以《内经》为标志。《内经》全名《黄帝内经》,简称《内经》,距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令人神往的是,《内经》阐述的医学基本原理,至今仍然是中医各科的理论基础,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按照《内经》的理论和方法治病,在很多方面能够产生现代西医无法达到,也无法解释的医疗效果。例如针灸对某些疾病所产生的奇效,曾使不少西方学者瞠目。一部古代的科学著作,竟然有如此长久的生命

力，在科学史上是罕见的。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促使人们去探索其中的奥秘。

在科学技术十分不发达的古代，《内经》竟然取得如此高超的成就，这说明，中国古代必然有着非常发达的理论思维和很高水平的哲学，中国古代的科学家一定有认识世界的独创方法，即所谓古代东方的特殊思维方式。正是因此，才使得他们能够在两三千年前就阐述了经络，形成了藏象学说和辨证论治的理论，以至今天最新的科学尚不能取而代之。可见从哲学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研究《内经》，研究中医理论，是十分有意义的。

事实上，《内经》虽然主要是一部医学典籍，但是其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深刻地阐发了当时哲学领域里的一些重大问题，因而完全有理由说，《内经》同时又是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难理解，因为中医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与古代的朴素哲学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这一方面是古代自然科学与哲学尚未充分分化的表现，另一方面是由于哲学本来就与医学关系密切，非同一般。而中医学更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与自然界相应相通，有着统一的本质和规律，所以为了说明人和疾病，就必须研究自然界的整体，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这样就把对人体生理病理的探索与关于自然观的理论统一在一起了。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内经》汲取了汉代以前的一些重要哲学概念，用以说明医学中的问题，同时又在医学理论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哲学思想。在本书的各章中，读者将会看到，《内经》对中国哲学史上的道、气范畴，形神学说，天人关系学说以及阴阳、五行理论都有具体的运用和独到的论述，在认识论和逻辑学上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关于气的理论上，《内经》构成了从先秦诸子到王充、范缜之间的一个重要发展环节。在先秦至两汉的现有史料中，没有那一部著作象《内经》那样，用唯物主义观点对阴阳五行理论做出了那么系统而深刻的阐发。这些都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宝贵资料。因此，《内经》理应成为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项目。

而且，要全面地理解中国古代哲学的许多范畴的意义和作用，它们的来龙去脉和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就必须去考察中国古代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尽管它们十分朴素简单）。在各门具体学科中，中医学是中国古代形成的一门比较系统的学科。因此，研究中医学理论，研究中医理论与哲学的关系，对于深入把握中国古代哲学，肯定会起促进作用，甚至是完全必要的。

当然，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内经》，主要的目的还是想从方法论方面，为发掘、整理、提高中医学，提供可能的帮助。

科学史告诉我们，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不能离开哲学，都必然采用一定的认识方法，而方法的性质对于所产生的理论的特点和实质，往往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恩格斯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52页）自然科学家必然受一定哲学的支配，这种情况在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彻底分开的古代更是如此。《内经》的作者在探索人体运动规律的时候，就受到当时流行的哲学观点和方法论的深刻影响，而且医学家们把当时的某些哲学理论与医学理论熔铸成一个难于分割的整体。因此，要整理和提高中医学，就必须首先了解中医学，而要了解中医学，就必须弄懂中医学中所包含的哲学内容，以及中医学在形成过程中与当时流行的哲学的具体关系。做到这一点，才能深刻理解中医学的本质和特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医没有站得住脚的理论，不是科学，中医只是凭经验为人治病下药，所以中医学的前途只能是“废医存药”。这种错误观点虽然多次受到批驳，但是至今仍然有着相当的市场，其原因，一是由于他们缺乏对中医学的认真研究，只见糟粕，未见精华；二是由于有些人盲目地以为解剖方法、化验方法等分析方法是认识人体和世界的唯一途径，以为唯有微观的了解，唯有认识水平越来越微细，才是进步，才是科学。这些人也

是受了一种哲学的支配。这种哲学不懂得除了分析方法之外，还有系统方法，应用系统方法可以把握关于对象的整体所具有的特殊规律，而这是单纯应用分析方法所不能达到的。通过对《内经》的哲学考察，证明中医学主要应用的恰恰是古代朴素的系统方法，因此它所形成的关于人体和疾病的概念，与西医主要应用分析方法所得的认识结果有着本质的差别。如果把分析方法看作是唯一的认识方法，把用分析方法获得的结果看作是唯一科学的理论，那是片面的。

物质世界在其层次的多样性上是无限的。整个宇宙如此，每一个具体事物亦如此。而事物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侧面，都有它们各自的特殊本质和规律，掌握了这些规律，就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改造世界的能力。因此，对于各个层次，各个侧面的规律性，只要反映得正确，只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就是一门专门的科学，就称得起是科学的理论。对于人体和疾病的认识，宏观的，微观的，整体水平的，器官水平的，细胞水平的，分子、原子以至量子水平的，不能只承认一项、两项，而排斥其它。我们无疑应当把认识的触角，伸入到对象的每一侧面，每一个层次，把各个不同领域的知识统统收集起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中医学在直观的限度内，总结了一系列人体整体的症状、证候的运动规律，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人体的能力，所以毫无疑问是关于人体的某一个方面的科学理论。

承认中医学是一门科学，绝不等于说它没有缺点错误。比起西医和其它现代科学来，中医学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超出朴素直观的水平，这是很落后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自满自足，故步自封，也是不对的，是可笑的。但是，承认中医学有其落后的一面，并不等于把现成的西医学拿来，将中医西医化就能解决问题了。建国三十多年来，应当肯定，中西医结合这一正确方针对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尤其是在临床上，将西医和中医的不同处治方法综合起来使用，取长补短，获得了单用西医或单用中医难于取得的疗效。不过，在基础理论上，中医西医都自成体

系，目前很难统一成一个东西。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简单地用西医来取代和改造中医是行不通的。中医学确实面临着如何走向现代化的迫切问题。为了排除理论思维上存在的混乱和困扰，探索前进的方向，就必须依靠哲学，依靠辩证法和现代科学方法论，就应该对《内经》等中医古典著作和其它与中西医结合有关的理论问题，进行哲学和方法论方面的探讨。

从哲学方面对《内经》进行研究，还有另一个方面的意义，就是从古代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上总结经验教训，作为我们处理这一问题的借鉴。哲学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它以各门具体科学为自己发展的源泉和基础，同时反过来又对各门具体科学发生影响，起指导作用。在古代，自然科学与哲学的这种关系是自发地形成的。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认识水平的低下，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这种自发形成的朴素关系，使得自然科学与哲学常常能够自然而然地合作，产生了相互促进的良好效果。这种情况，在《内经》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那里，哲学帮助了医学，医学丰富了哲学。总的说来，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我们说，《内经》中哲学与医学结合得很好，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没有问题，因为任何程度的自发性都是一种盲目性，而盲目性常常把人们引到错误的方面去。例如在《内经》中常可见到，哲学上的概念、原理与医学的实际不相符合。有的时候《内经》的作者屈从于流行的哲学观点，而硬使医学的内容与之适应，结果做出荒唐甚至可笑的结论。有的时候，《内经》的作者又能够忠实于实际，使医学不受哲学的局限而有所突破，等等。如果我们能够细致地总结《内经》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古代医学和哲学是怎样相互促进，又是怎样相互制约的，这对我们今后的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工作肯定会有裨益。特别是对于克服那种把某种哲学当作教规，粗暴地干涉和管制具体科学的错误，也会有一定好处。

在考察《内经》和整个中医理论时，我们应当尽量吸取二十世纪以来科学与哲学的最新成就。这决不是为了赶时髦，也不是象某